

【论 文】

西方学界民国时期列强角逐新疆之述评¹

程秀金²

摘要：地处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新疆，在中国、亚洲乃至世界都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在西方中国学之中，新疆是备受关注的领域。在积贫积弱的民国时代，外国势力对新疆的影响可依次分为列强竞技场（英俄日角逐新疆）、苏联“抵押品”以及战后苏美角逐三大阶段。

关键词：枢纽；角逐；抵押品；意识形态；国家利益

新疆位于中国西北边疆地区，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路段，在中国、亚洲，乃至世界都有着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曾被西方学者称为“亚洲枢纽”（Pivot of Asia）^{[3](vii)}或“欧亚十字路口”（Eurasian Crossroad）^[4]，由此，新疆是备受关注的焦点。本文试图对西方学者就民国时期列强影响新疆的观点做出梳理，加以评述，敬请方家赐教。

近代新疆逐渐沦为俄国和英国的势力范围，但自爆发一战及俄国十月革命等一系列事件，形势发生了变化。往昔号称“日不落殖民帝国”的英国实力衰退⁵，沙俄灭亡之后，更为强大的苏联政权横空出世，此时东邻日本乘机扩大在华势力范围，并将扩张触角伸向内亚，而新疆也是其觊觎目标。民国时期新疆可分为英俄日角逐新疆、苏联抵押品^[6]以及战后苏美角逐三大阶段。

一、英俄日角逐新疆阶段

在列强新疆角逐之中，英国自十九世纪后期就参与中亚大博弈（Great Game），为了其“皇冠之上的明珠”——英属印度的侧翼安全，针对沙俄中亚征服采取种种措施，其斗争焦点包括中国新疆地区，这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就新疆而言，尼曼（Lars-Erik Nyman）认为英印政府采取放任的自由主义态度。经济和战略因素妨碍穿越喀喇昆仑山脉交通的改善计划。英印商队运载奢侈品而苏联集中于主要商品^{[7](38)}。因而他指出，大英帝国所采取著名的“精明无为”（masterly inactivity）政策大体上不过是一种幻想，因为战略原因阻碍英国人在印度帝国边疆之外采取任何军事冒险活动^{[4](138)}。意图施加影响，苏联希望新疆完全自治，而英国人却希望看到强大的中国存在，构成可能的缓冲区以防止苏联共产党从喀什噶尔渗透到印度。苏联和英国所怀有相互抵触的意图使得杨增新巧妙地规避了另外一个外蒙古的产生或是在中国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这一动态均衡由各方微妙地维持到1930年代^{[4](46-47)}。不过，肖尔（Michael B. Share）指出，杨增新之死开启了近十年肆掠新疆的内战、流行病和饥荒的混乱局面，这被苏联和英国加以利用，苏联大

¹ 本文刊载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第21-25页。

² 作者为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³ Owen Lattimore, *Pivot of Asia: 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 [M],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50, vii.

⁴ James A.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 A History of Xinjiang*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⁵ 沙俄解体到苏联政权稳固期间，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斯克林（C. P. Skrine）指出，在192年至1924年已没有俄国领事，英国总领事在南疆是最有影响的欧洲人。参见：C. P. Skrine, *Chinese Central Asia*,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71(1926), xv.

⁶ Allen S. Whiting & General Sheng Shih-ts'ai, *Sinkiang: Pawn or Pivot?* [M],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8

⁷ Lars-Erik Nyman, *Great Britain and Chinese, Russian and Japanese Interests in Sinkiang, 1918-1934*[M], Sweden: Esselte Studium, 1977.



体支持名义上控制新疆政府的任何派别，而英国支持各种地方宗教和民族反抗势力，尤其是南疆反对省政府。^{[1](1116-1117)}

就英国的新疆政策而言，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认为英国采取联合日本对抗苏联的政策。他指出，就英国人看来，曲意逢迎日本人深入新疆比起俄国而言不那么危险，尽管这破坏了中国控制新疆的局面以及英国的新疆利益，但却是当时绥靖政策的特点。但英国政策在任何方面都没有成功，日本人从未袭扰或入侵新疆，也未与俄国交战。但在英国政策迎合日本的岁月里，英国影响在新疆却反而越来越暗淡。^{[1](212-214)}

日本虽在新疆没有势力范围，但苏绍祖(Edward Shou-tsu)指出在 1930 年代日本在沿着中苏边界支持泛伊斯兰运动，目的是建立一个幅员辽阔的中亚穆斯林帝国，包括俄国突厥斯坦，中国甘肃和新疆两省及阿富汗。^{[2](202)} 尼曼认为以防俄国人东山再起，新疆和东北作为日本人的两个基石以保护其在远东的势力范围。不过，苏联和南京政府的合作搅乱了日本人的计划。日本人在新疆冒险的唯一可见成果就是培植当地特工和为将来收集情报^{[4](51)}。迈克尔·克拉克（Michael Edmund Clarke）也认为，与拥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英国和苏联相比，日本支持在中国和苏联之间建立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3](133)}。

就日本影响新疆方面，尼曼加以总结。除了 1918-1921 年之外，他认为在 1918-1934 年期间日本对于新疆不存在任何影响^{[4](51)}，并指出新疆现代历史的权威著作几乎都来自美国，普遍运用远东（中、日）资料而大体忽略欧洲资料，导致美国著作大体采用内亚或中国视角。另外一个经常出现的偏见就是美国武断认为日本扩张政策的典型说法。患有“珍珠港综合征”（Pearl Harbour complex）的学者们经常不合时宜地夸大日本人在中央欧亚的地位，而苏联角色则降低到 1933/34 年事态之前的程度。^{[4](6-7)} 因此，与拉铁摩尔的观点相反，尼曼主张由于英国从不对新疆怀有任何的领土要求或图谋，中国在新疆的强大实力存在足以确保在英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之间形成缓冲区，而日本人的角色微不足道。^{[4](136)}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二十世纪新疆角逐之中，拉铁摩尔对新疆的日本因素过于夸大，而其他学者对于新疆的英国角色则过于美化。不过因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与苏（俄）相比，英日难有很大作为。在英日两国之中，英国在华有巨大利益，因而在新疆行事要顾及到中国利益，由此导致英国的印度和伦敦政府在新疆的利益不相一致，但总体而言，他们希望维持现状；日本人则野心勃勃，志在侵略全中国，但因离新疆较远，只能利用新疆宗教、少数民族因素浑水摸鱼，为未来的战略目标而未雨绸缪。

二、苏联“抵押品”阶段

因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在列强之中，沙俄、苏联承前启后的两个政权对新疆保持着最强大的影响力，新疆逐渐由“亚洲枢纽”沦落为苏联的“抵押品”。不过，具体而言，俄、苏对新疆所施加的影响在多方面都有着差异。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加以剖析。

迈克尔·克拉克指出，从 1911 至 1949 年，沙俄及随后苏联取代浩罕成为主要推动力，向中国新疆连续发动政治、经济和思想挑战。沙俄和苏联成为向中亚以及新疆传播“现代主义”政治思想的导管，只不过前者是无意的，而后者是精心的。^{[7](94)}

¹ Michael B. Share, "The Great Game Revisited: Three Empires Collide in Chinese Turkestan (Xinjiang)" [J], *Europe-Asia Studies*, 67: 7 (2015).

² Edward Shou-tsu, *Sino-Soviet Relations in Sinkiang: A Comparis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Outside and Inside the Communist System* [D], Ph. D Dissertation, Fordham University, 1962.

³ Clarke, Michael Edmund. *In the Eye of Power: China and Xinjiang from the Qing Conquest to the "New Great Game" for Central Asia, 1759-2004* [D], Ph. D Dissertation, Griffith University, 2005



苏绍祖认为苏联与沙俄奉行不同政策。他指出，不像沙俄帝国奉行赤裸裸的侵略政策，目标是吞并新疆领土，苏联政治策略是将新疆的管辖责任留给汉人，而自己在幕后操控，因此能够将新疆纳入苏联势力范围，同时否认侵犯中国的主权。^{[6] (244-245)} 不过吴劳丽 (L.J. Newby) 指出苏联和沙俄新疆政策的延续性：鉴于使得一个国家统治当局合法化的政治思想发生变化很少会蕴含着重塑已划定的边界，因而新疆的俄国政策没有受到其十月革命的影响，边界政策往往由国际环境和毗邻地区的内部事务而非政治思想所决定^{[1] (21-22)}。

迈克尔·肖尔认为俄(苏)的新疆政策有着多层两面性。其一，俄国支配新疆具有“剥削性”和“仁慈性”。^{[2] (418)} 其二，维护新疆作为中国领土还是将其分裂出去的矛盾性，苏联内部对此发生分歧。布尔什维克倾向于奉行更积极的政策，试图鼓励少数民族分离分子，而更务实的外交官宁愿接受现状^{[9] (399)}。其三，苏联官员玩双簧：一方面，他们鼓动维吾尔人从中国分裂出去；另一方面，他们与杨增新政府谈判“讨论相互保护双方利益”。^{[9] (408)}

与俄国相比，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力更为强大，终于在“英俄大博弈”之中压倒了英国。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其中原委。

迈克尔·克拉克指出，由于地区和国际动态因素的组合，杨增新意图以苏联和英国影响彼此制衡的目标大体上不能实现，苏联处于优势地位，实现了沙俄的目标，将新疆变成一个受其影响的缓冲区^{[7] (115-116)}。

与英国人懈怠的政治策略形成反差的是，尼曼认为苏联计划执行经过深思熟虑的东方政策，力图扩大革命思想的传播和苏联的国家影响。不过，到了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苏联对华政策从进取型的革命行动转为认真执行更有节制的和平宣传^{[4] (60-61)}。苏联出版物和报纸不断宣称社会主义制度是新疆要走的模式，苏联对外扩张政策中因此不排除含有真正的革命元素。单就新疆而言，苏联外交政策与其革命目的配合相得益彰。^{[4] (138)}

就 1930 年代中期苏联新疆政策的国际背景而言，福布斯 (Andrew D. W. Forbes) 指出，到 1931 年苏联已经有效获得在新疆的“最惠国”待遇，也不太在意英国人在喀什噶尔地区的经济竞争。苏联人更关注的是日本人试图与“东突”联系以及“东突”代表进入喀布尔的纳粹德国使馆的报道。由此在 1933 年末，应盛世才紧急求援，苏联决定直接干涉新疆，尽管盛世才不可靠，但至少可以确信他属于抗日派^{[3] (118-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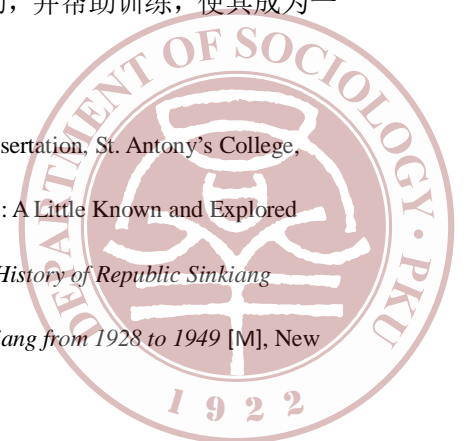
在苏联影响新疆的进程之中，军事介入无疑是最强有力的手段。就此，苏绍祖认为，苏俄的军事干预无疑是成功平定新疆一场又一场反叛的主要因素。苏联干预的动机有三。其一，军事干预是将新疆拉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以反对日本和英国在亚洲心脏展开帝国主义策划的最佳手段，同时也防止国民党势力延伸到新疆。其二，一个和平的新疆促进经济更好发展，可向苏俄提供原材料和市场，当地人依赖苏联供应的制成品。其三，穆斯林反叛会蔓延到苏联突厥斯坦，苏联军事干预新疆因此帮助整个中亚维持现状，有利于苏联支配。^{[6] (206)} 而哈西奥蒂斯 (Arthur C. Hasiotis) 指出苏联决定强有力进入新疆的另一个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危急形势。斯大林认为如果中国红军能控制新疆和甘肃黄河以西地区，苏联将提供必要军事援助，并帮助训练，使其成为一支强大武装力量^{[4] (98-100)}。

¹ L. J. Newby,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in Eastern Turkestan 1930-1950* [D], Ph. D Dissertation,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 1986.

² Michael Share, "The Russian Civil War in Chinese Turkestan (Xinjiang), 1918-1921: A Little Known and Explored Front" [J], *Europe-Asia Studies* Vol. 62, No. 3, May 2010.

³ Andrew D. 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 Sinkiang 1911-1949*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⁴ Arthur C. Hasiotis, Jr., *Soviet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Involvement in Sinkiang from 1928 to 1949* [M],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87.



接受苏联的保护之后，在新疆所有其它外国影响都被加以清除。新疆成为南京国民政府获得苏联军火援助的抵押品^{[4] (135-136)}。

郑智明 (Justin Jacobs) 将苏联控制新疆与日本控制东北加以对比：这两强首当其冲是独享中国矿产丰富地区的经济利益，将行政方面吃力不讨好的任务甩给中国人，而丰厚的利润流入稍加伪装的苏联或日本贸易公司的口袋里。莫斯科要确保从新疆不断输入廉价的原材料，其成本最低的方法就是扶持一个脆弱的汉人当局，它完全失去来自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对于苏联而言，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在 1934 年不具有经济效益。^{[1](280)}

高龙江 (John W. Garver) 曾对苏联渗透新疆加以总结，他分析有四个重要渗入途径：(1) 直接军事干预，(2) 经济掠夺，(3) 苏联人员直接参与，(4) 思想控制新疆省当局。^{[2](154-155)}

笔者认为他的观点源于艾伦·惠廷(Allen S. Whiting)。惠廷曾将苏联新疆政策概括为含有双重目标：“安全”和“权势”。第一个目标“安全”在本质上属于防御性的，以保护苏联本土免遭来自国外的潜在威胁。第二个目标“权势”为苏联向国外扩张以攫取明确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在性质上基本上是属于进攻性的，以损害邻国主权代价之下深入毗邻苏联边缘地带的脆弱地区，掠夺资源。^{[3] (124-125)}

在阐述了苏联的新疆政策目标之后，惠廷也指出了在政策评估之时，伴随着的军事、经济、思想和政治手段也必须加以审视。与军事支持配套的是经济援助，这是以贷款的方式将虚弱的新疆经济与苏联利益绑在一起。第三个政治手段思想渗透不同于军事和经济手段，以进一步思想渗透将该省转化为非正式卫星国，以服从苏联政策，而在法律上继续在重庆的管辖之内。随着1942年盛世才不再倒向苏联，苏联战略必定转移其目标注意力，但仍旧为同一目标采取类似手段。军事及经济援助、思想影响与政治渗透之组合点燃了1944年反叛，并转变为死灰复燃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在此苏联添加了在盛世才时期所未采取的策略，即利用苏联公民充任反叛领导人和预备队，而由其与当地的民族联系而加以促进。1921年在外蒙古第一次获得成功，使用苏联非俄公民的策略以煽动邻近苏联的地区动荡不安，在苏联政策之中加以普遍推广。^{[3] (126-128)}

在三、四十年代苏联从思想、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影响新疆，其力度远超其前辈沙俄帝国。苏联虽将新疆纳入势力范围但却为何未加以吞并，很多学者对此做出解读。

杰克梅兹 (Jakimetz Gennady Nicholas) 认为俄国人吞并新疆将会涉及到占领开支和管辖困难的问题。这些将使得苏联在实行五年计划之时变得代价高昂，也将会损害其国际地位。此外，自 1917-1922 年日本向西伯利亚派遣干涉军以来，苏联意识到日本是构成其领土最大的威胁。1925 年俄日条约没有缓解苏联对日的恐惧。如果苏联在新疆实施吞并计划，而日本占据中国内地的话，那向新疆扩张的危险就摆在苏联面前^{[3](74)}。哈西奥蒂斯也指出，看来征服和吞并新疆并非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首选，其最终目标可能就是复制其 1924 年在外蒙古所取得的成就。如果苏联占领新疆，即使是以隐蔽的方式，也将极大加深国际社会对苏联企图早已存在的戒心，而且也在中国人民面前羞辱了中国国民政府，并加大苏联致力于支持中国反抗日本侵略所面临的难度。^{[11] (1-3)}。肖尔提出了另外两个因素。首先，苏联吞并或新疆宣布独立将会迫使中国将为维护新疆领土主权完整向苏联开战，正如她最终与日本开仗一样。其次，苏联专注于其自身内部问题，包括饥荒、工业化、大清洗以至于不能耗费必要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吞并新疆。^{[5] (1123)}据吴劳丽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西方民主国家最终意识到，无论在理论

¹ Justin Jacobs, *Empire Besieged: The Preservation of Chinese Rule in Xinjiang, 1884-1971* [D], Ph. D Dissertation, California University, 2011.

² Garver, John W. *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 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³ Jakimetz Gennady Nicholas, *An Interpretation of Czarist-Communist Economic-Political Policy in Sinkiang; With the Years 1851-1955* [D], M. A. Thesis, University of Nevada, 1981.

还是现实层面，她们都有道义维持中国的领土完整。^{[8] (158-159)}

回顾历史，哈西奥蒂斯认为在沙俄和苏联时代，俄国人的新疆政策总是在两种做法之间来回摆动：或是援助反叛组织，企图催生一个政治军事僵局，或是完全与当地汉人统治者合作（在杨增新和盛世才时期），企图能在支持中国新疆继续统治下而获得独一无二的影响力。基本上从1928到1949年，苏联政策的规划者在新疆面临棘手的处境，这在很多方面与沙俄战略家们所面临的情况类似。^{[11] (170-172)}

三、苏美角逐新疆阶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接管其在全球各地的势力范围。当俄国在十九世纪扩张到中亚之时，美国人对其兴趣浓厚。在传统上美国对英国怀有偏见，因此在俄英中亚角逐之中，美国人明显倾向俄国人，视其为仁慈、能干的帝国构建者。但自1945年之后情况发生转变，美国政策因其主要关注有限，就是尽可能阻止俄国势力的扩张以及俄国影响渗透到世界的任何角落。在俄国亚洲边疆地区方面，这种关切导致美国人“预防性渗透”（preventive infiltration）到伊朗和阿富汗那些国家^{[1] (vii-viii)}。

欧文·拉铁摩尔认为在内亚地区形成新的重心。就权力政治而言，这有着两个明显特征：俄国支配力量的可及性与美国支配力量的不可及性^{[1] (3)}。就此，他分析了在中亚角逐之中，美国与英、苏之间差异。他认为，美国并非深谙英国一度所拥有的同时支撑一个脆弱的政府和一个没落的社会秩序的诀窍。另一方面，美国和俄国影响之间含有讽刺意味的类似性：比起传统的英国政策而言，两者都更迅速地提倡现代化以及新型社会抱负，但其差异在于俄国共产党人，出于理论信念和通过计划手段，瓦解了中世纪所遗留的社会组织；美国人在前进之中，追求经济效率，提倡教育为经济效率服务，不刻意破坏中世纪的制度和摧毁与那些制度相关的思维方式所具有的威望^{[1] (208-209)}。

就王大刚（David D. Wang）来看，在苏美亚洲角逐之中，新疆加上伊朗北部的两个傀儡政权（阿塞拜疆和马哈巴德），形成苏联的中亚壁垒以防止美国势力向苏联边疆延伸。在新疆，事实上独立的伊犁政权早已确保苏联在抗衡美国势力向新疆扩张之时处于有利地位。既非新疆的国民党与伊犁政权之间的对抗，也非东北和中国内地的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斗争是纯粹的中国内战，苏美竞争在这两个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1] (69-70)}。

四、结语

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百年之中，中国国力衰退，沦落到列强鱼肉的半殖民地境地，对其边疆地区控制减弱，由此形成了在中亚俄英大博弈的局面，日益蚕食中国的新疆主权。不过随着一战爆发之后，英国实力衰退，在南亚出现殖民危机，因而在其中亚殖民事业之中力不从心；在沙俄灭亡的废墟之上，凤凰涅槃般地出现了更为强大的苏联。苏联在新疆的行动，就给人留下光怪陆离的矛盾形象，即苏联不择手段追求国家利益至上的目标，因而背离了社会主义宗旨。正是由于苏联政策的这种矛盾性，在众多西方学者之中引发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拉铁摩尔、惠廷、苏绍祖、福布斯、吴劳丽、哈西奥蒂斯、肖尔、克拉克、王大刚、杰克梅兹、高龙江、郑智明、尼曼等这么多学者对于苏联新疆政策的观点基本上从意识形态导向向苏联国家利益导向这一范围排列。同样的例子也可在苏联的角逐对手美国身上得以体现。林孝

¹ David D. Wang, *Clouds over Tianshan-Essays on Social Disturbance in Xinjiang in the 1940s*[C], Copenhagen: NIAS Publishing, 1999.

庭 (Hsiao-Ting Lin) 指出直到二次战结束前后, 美国对新疆的关注, 大部分仍是“功能性” (functional) 的, 亦即在于评估并协助盟军国民政府, 如何打通中亚, 将当时囤积于英属印度与伊朗的军事物资, 由俄属中亚经由新疆运往甘肃与中国西南地区, 以协助重庆继续对日抗战, 同时避免直接介入中、苏两国间因新疆问题所产生的任何争议。然而美国政府对于新疆事务这一消极谨慎的态度, 在二战后开始有了大幅度的转变。美国对于新疆的关注, 始于冷战揭幕, 苏联在中亚秘密发展原子武器引起美国高度关注。随着蒋介石的政府在国共内战中逐渐失利, 边疆地区分离主义趋于活跃, 美国有意趁中国局势尚未完全定局之前, 能够利用当时掌握中国边疆省份军政权力的非汉族领袖与团体, 在大西北地区建立起亲美、反共、反苏的区域政权, 以抵抗共产党势力进一步蔓延至亚洲其他地区。到了国共内战晚期, 为了战略需要, 美国甚至一改过去承认中国中央政府对边疆省份与地区拥有完整主权的传统官方立场, 先后将新疆与西藏等边陲地区, 与中国内地加以区别对待。^[1] 另一方面, 沈志华通过解密苏联档案, 指出当时的新疆, 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 美国企图乘虚而入, 而莫斯科碍于国际舆论又不便公开干预。在这种情况下, 帮助新盟友中共迅速接管新疆, 显然是保证苏联利益的最佳方案。为此, 莫斯科立即积极采取了措施, 帮助中共军队迅速入疆, 并在促进新疆的和平起义中产生了作用^{[2](237-239)}。

以上苏美对新疆的态度转变, 正应那句名言: “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敌人,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恒的国家利益。” 不过随着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之后, 列强在新疆的势力范围被彻底铲除, 从此新疆跨入历史的新历程。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公众号, 欢迎加入并转发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 期-第 290 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 供大家参考, 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 100871
电子邮件: marong@pku.edu.cn



¹ 林孝庭, 《冷战边缘: 二次大战后美国在中国边疆地区的秘密活动 (1947-1951)》[J], 《中研院近史所集刊》, 2006 (53)。

² 沈志华, 《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 (1944-1950)》[J], 《近代史研究》, 1999 (3)。